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七十四回 得寶劍馮淵快樂 受熏香晏飛被捉

且說馮淵與艾虎商議，借一宗物件，又與他下了一跪。艾虎問：「你要何物？」馮淵說：「我見了白菊花，若論兩個人交手，我並不懼他，也不怕他那暗器就是一宗，他那口寶劍，我可實在不行。今日在美珍樓你與他交手，你們二人刀劍一碰，大概是把他寶劍磕傷，我見他就與你刀劍碰了一次，再也不敢與你交手，淨是封閉躲閃，這必是你那寶刀的好處。你若樂意讓我取勝，你將寶刀借我，一用。」艾虎一聽，連連擺手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！在大相國寺給我刀時節，你也看見了，訓教我之時，你也聽見了，說刀在我的命在，刀不在我的命就休矣。自從我得了這口利刃，晝夜不離左右，慢說是你，就是我師傅也不能借。我方才說過，你我親兄弟一般，除這口刀之外，任你借我所有的東西全行，你可別惱。」馮淵說：「你我自己弟兄，焉有惱你的道理。我再與你借件東西行不行？」艾虎說：「除刀之外，沒有不行的。」馮淵說：「把你那熏香盒子借我一用。」艾虎暗道：「他實在的有心，怎麼他還懷記著熏香盒子哪！」欲待不借，又不好推辭，無奈何說：「大哥，我這熏香盒子，大概你也知道，是小諸葛沈仲元的東西，我是偷他的。我借給你，可得有人家的原物在，別給人家丟失了。」馮淵說：「我又不是三歲孩子，怎麼能夠丟失此物？我要丟失此物，我有一條命陪著他呢！」艾虎把熏香盒子拿來，交與馮淵，還教他怎樣使法，連堵鼻子的布卷都給了馮淵。聖手秀士別了艾虎，出公館，直奔白沙灘來，見人打聽，到了五里屯東口外頭，見一老者，手扶拐杖，年過七旬。馮淵說：「借問老丈，哪裡是五里屯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就是五里屯。你找誰？」馮淵說：「這裡有個糕餅店，在於何處？」老者瞪了他一眼，說：「不知道。」馮淵說：「唔呀！怪不的他們不來。」自己無奈，進了五里屯的東口，路北有一個小巷口，見有許多人在那裡蹲著，俱是年輕的，連一個上年歲的都沒有，俱都是面向著北看。那北頭有一個舖子，是五層台階，並沒有門面，是個風窗子，上面有個橫匾，上寫著發賣茯苓糕吳家老鋪。自己撲奔正北，要上台階，就有人說：「沒出來哪，你不用進去。」馮淵看著這些人，暗罵道：「這些個混帳王八羔子，一個好東西沒有！」也不與他們說話，拉開風門子，奔了櫃檯，說：「你們這裡賣糕不賣？」那怯王三說：「既是糕餅舖，怎麼不賣糕？」馮淵剛要往下說話，忽聽外邊一陣大亂，眾人往北直跑。馮淵不知是什麼緣故，也就出來，見那些人，順這小衙門直奔正北，馮淵也就跟著，到了北邊，就見了吳必元的大門。見那門半掩半開，裡面站著個婦人，頭上烏雲戴了許多花朵，穿著一件西湖色的大衫，蔥心綠的中衣，紅緞弓鞋，繫著一條鵝黃汗巾，滿臉脂粉，雖有幾分人材，卻是妖淫的氣象，百種的輕狂。一手扶定門框，一手扶定那扇門，得意的把那條腿蹺在門檻之外，不然如何看得見弓鞋哪。有一塊油綠絹帕，往口中一含，二目乜斜，用眼瞞著那個相公。雖然瞧著她的人甚多，惟獨單對一個相公出神。那個相公，約有二□餘歲，文生巾，百花袍，白綾襪子，大紅厚底雲履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一手握著那文生巾的飄帶，一手倒背著，拿著一柄泥金折扇，也是二目發直，淨瞧著那個婦人。眾人看著，全是哈哈大笑，這男女盡自不知，類若癡呆一般。正在出神之際，忽聽正北上咳嗽一聲，馮淵抬頭一看，卻是白菊花到了。馮淵見了白菊花，就不敢在那裡瞧看，進了小衙門，撒腿就跑。出了小巷口，回頭一看，幸而好沒追趕下來，料著白菊花沒看見他。又一想，是與他們送信去好哪，還是自己捉拿淫賊好哪？想了想這賊人今日晚間必然在這裡住宿，若等他睡熟之時，我這裡有的是熏香，就把他熏將過去，不費吹灰之力伸手可拿，我為什麼與他們前去送信，自己拿准了這個主意，就不肯回公館去了。找了一個小飯店，飽餐了一頓，給了飯錢，直待到人家要上門板的時候，方才出來繞到五里屯後街，探了探糕餅舖後面院子的地勢，自己找了一塊僻靜所在，把夜行衣靠包袱打開，通身到頂俱都換了，背插單刀，百寶囊內收好了熏香盒子，把白晝衣服俱都用包袱包好，奔了糕餅舖後院。東隔壁有一棵大榆樹，馮淵躡上牆頭，爬上大樹，騎在樹上，前邊枝葉，正把自己擋住，往下瞧看逼真，下面人要往上瞧看，可有些費事。隨手將包袱掛在樹上，呆呆往下面看著。

不多一時，有人用指尖彈門，裡面婦人出去，將門一開，細細一看，原來是白晝那個相公。那相公姓魏，叫魏論。萬貫家財，父母雙亡，跟著叔父嬸母度日，不喜讀書，最愛奢華。到二□歲的時節，外面交了些狐朋狗友，臥柳眠花。與他叔父吵鬧，把家私平分了一半，也不娶妻，終朝每日秦樓楚館，看看要把家私花盡，如今又聽說了糕餅舖這個婦人，他要到此處領教領教。可巧一來就會上了這個婦人，兩個人正在發怔時節，被白菊花來衝散。婦人把門關上，魏論無奈，也就奔了飯舖。用了晚飯，天到初鼓之後，竟自奔了吳必元的門首而來。在門前轉了兩個彎兒，一橫心，用指尖彈門。婦人出去，那相公對著吳必元的妻子，一恭到地，說：「大嫂，今日學生目睹芳容，回到寒舍，廢寢忘餐，如失魂魄，今晚涉險前來，與娘子巫山一會。」婦人一聽，微微的一笑，口尊道：「癡郎，你我素不相識，夜晚叫門，你這膽量，可就不小。」相公說：「但能得見芳顏，雖死無恨，倘能下顧，賞賜半杯清茶，平生足願。」婦人說：「我見世上男子甚多，似你這癡心也太少，如此就請進來。」婦人前邊引路，相公就跟將進去。似乎這個人膽子實在不小，也不問問他家丈夫在家不在家。也是活該生死簿上勾了他的名字，閻王殿前掛了號了。進了院子，婦人就將大門關上，來至屋中。馮淵在樹上看得明白，他倒替這個人提心吊膽，暗說：「要是白菊花一來，只怕此人難逃性命。」果然不大的工夫，喇的一條黑影，由牆上來了一個人，馮淵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白菊花。見淫賊飄身上來，直奔窗前，用耳一聽，男女正在裡邊講話。惡淫賊把簾子一掀，見雙門緊閉，一抬腿當的一聲，把門一開，哈哈一笑說：「賤婢，你作得好事。」滿屋中一找，就見那牀幃子底下，露脊一點衣襟，婦人站在那裡擋著。晏飛過來，把婦人一揪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晏飛一伸手，把相公拉出來，回手一亮寶劍，撲哧結果了他的性命。回身往椅子上坐，說：「賤婢，他是何人？」那婦人機變最快，爬起來說：「晏大爺，這可是活該我們家不該出事。你要問這個男子的來歷，白晝之間，我就看見他在咱們門外頭，兩隻眼睛發直，淨瞧著我。這必是我方才倒水去時節，可瞧見有個黑影兒一晃，我打量這是一條狗哪，我也沒留心細看，必然是他先鑽在牀底下來了。要不是你來，我關上門一睡覺，他要從牀底下鑽出來，淨嚇也要把我活活嚇死。這個事情我是情實不知，豈不屈死我了。」白菊花又哈哈一笑，說：「賤婢，你真狡辯的好。」婦人又百般的一哄，晏飛可就沒有殺害婦人的心意了，就問婦人：「你可給我預備下酒菜沒有？」婦人說：「今日白晝見著你，我就算計著你今晚必來，早把酒菜給你安排停妥。可就是一件，這地下扔著個死屍，這酒如何喝的下去哪。」白菊花說：「這個不難，待我把他拋棄河中。」先教婦人把門開了，晏飛一伸手把相公提起來，出了街門，直奔河沿。一路並沒遇見行路之人，轉身回來，復又關上大門，婦人已預備下酒菜。把個馮淵在樹上等的耐煩。好容易等至二人吃畢酒，安歇睡覺，吹滅燈燭，還不敢下來，料著不能這就睡著。又等了一個更次，天交四鼓。把包袱摘下來，往腰中一繫，盤樹而下，到了窗櫺之外，聽了聽，就知二人睡熟。先把布卷掏出來，堵住自己鼻孔，把熏香盒子摸出來點著熏香。要知這段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